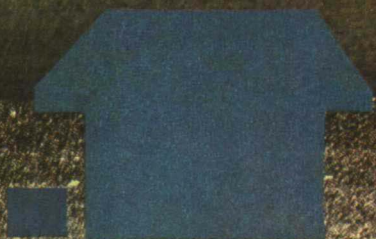


●XIAO CHENG ZHI Y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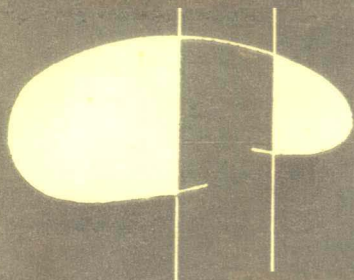


程贤章

小城之夜

程
贤
章

小城之夜



小城之夜

程 贤 章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吉安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插页 115,000字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550册

书号 10261·679 定价 1.05 元

目 录

序	1
甜	5
姐姐明天出嫁	31
桃花渡	53
公社食品站	72
小城之夜	88
千里共婵娟	107
千盏菊	118
我爷爷和宋书记	136
小癞子和“不列级牛”	144
俏妹子联姻	163
清明时节	171

萧殷 • 序

一个作家，当他把艺术的触角，伸向社会，伸向人生，并企图探索出生活的真谛时，他最初的创作，总不免单薄和幼稚，显出学步的痕迹。这正如一个人的成长，必然经历着从襁褓到成年的成长过程。读了程贤章同志最近编选的这本小说集，便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程贤章是六十年代初，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出现的一位业余作家（前年才调来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从事专业创作）。他原是地方小报的记者，教过书，在基层文化单位干过实际工作。他的家乡是在粤东偏僻的小山村。他周围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大多数是农民群众。地方小报的宣传对象，也主要是农民和基层干部。由于他自身的经历和职业的需要，他对农民比较熟悉并逐渐加深了理解，从而使他对农村生活和农民群众，产生了强烈的感情。他深深地热爱他们，并企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去讴歌他们。表现新中国农村面貌的变化，刻画社

会主义新型农民的精神面貌和美好的心灵，是程贤章为自己确定的创作主题。

选进这本集子里的小说，概括了作者从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十多年来所经历和所理解的生活。从天真纯朴，执着地追求纯真爱情的俏妹子；到因病致残，但热爱生活，热爱集体的农村青年小癞子；以及目光远大、淳朴深沉的农村基层干部洪伯；忠心耿耿、热爱商业工作的公社食品站主任，甚至包括那因贫困而变得有点私心的郭德嫂和小癞子爹，都无一不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并热情地为人民为祖国而贡献自己力量的农民。他们身上虽然也还存在某些缺点，还来不及抖掉历史遗留在他们身上的一些灰尘，但他们太都能够在生活的激流中前进。作者善于抓住一些生动的细节，并用风趣、幽默的笔触，向读者们逐一展示这些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美好心灵，并热情地帮助他们克服自己的缺点与不足，推动他们把自己的劳动，溶化到社会主义生活整体中去；使读者通过这一支农村的生活小插曲，听到中国农民六十年代以来前进的脚步声。而作者也通过对这些题材的认识与探索，逐步形成了自己创作的基调。

要真实地反映农村生活，就必须通过文学形象，并以社会发展的观点贯穿其中，才能积极影响工农群众。这样的作品，必须把它写得明快而易懂，兴致盎然。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为大众所接受，并为他们所喜闻乐见。本书的作者能够从生活出发，从中捕捉一些能够表现人物性格和内心特征的细节和场景，去构思情节和刻画人物。因此，他的作品较有

农村生活的气息。他有一些作品，发表后在广播电台广播，深受读者欢迎，这不是偶然的。程贤章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可喜的，探索也是有成效的。他努力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创作传统，积极探索运用民族化、大众化的表现手法，并善于吸取人民群众的生动语言，融为自己作品的血液。因此，他的作品富于生活情趣，具有中国民族特点和气派，读来流畅自然，情趣幽默，朴素亲切，使读者感到有一种浓郁的农村气息扑面而来。

文学创作贵在创新。但是这个创新，必须以深厚的生活为基础。决不是闭门造车，也不是把概念图解拼凑，更不是借助于朦胧诡异、艰深晦涩、迷离飘忽等等不可捉摸的故弄玄虚的表现手法。程贤章在近廿年的创作实践中，所遵循的是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循序渐进。尤为可喜的是，在“文化革命”以后，从他写的一些新作中，看出他正在努力探索和思考现实社会中的一些较为复杂的新问题，并力图正确地去表现它。新作《小城之夜》等，正是企图通过艺术形象，去批判和清理林彪、“四人帮”及极左思潮所带来的种种流毒，严肃地向人民提出一些尖锐的值得深思的问题；而在剖析这些问题时表现了作者的希望和信心。因此，读完这个集子，犹似闻到一阵阵清淡的花香。也许，这朵花还不够馥郁，色彩也不够艳丽，但是，它仍不失为艺苑中一朵小花，或者说是树林里一株争荣向上的小树。它还需要培土、施肥、也还需要扎根深土以吸收养分，但是，小花既然开放了，就总要结出籽实来。

任何一位作家，在前进过程中都会有成就和不足，有他的长处和短处。由于生活方面的局限，也由于认识理解生活能力的局限，他的作品，在开拓主题方面仍然感到不足。面对社会诸种复杂的矛盾斗争，现实主义的作家，还应该表现出更为广阔和重大题材的勇气。生活中既然提出了尖锐的问题，一个社会主义的作家就应该努力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去反映这些问题。在艺术上也应该努力去探索和逐步掌握表现典型人物的手法。写小说首先要把人物写活，要注意刻画人物性格的形成及其发展。并力求使之出现和发展合乎自然，合乎逻辑。任何生硬的拼凑和过多的人工斧凿，都是有损于艺术形象的创造。在这方面，程贤章尚须继续努力。

艺术的创作道路无止境，只有勤奋和不畏艰辛，才能使艺术的生命常青！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日·广州。

甜

一 下不为例

韩江边上梅塘林村的甘蔗林，到了深秋的时候，紫红色的糖蔗成熟了，打从蔗林里过，飘来的空气都是甜沁沁的，看到茫茫一片甘蔗林充满丰收的景象，没进村子就先叫人心醉！

当然，比蔗糖更甜的还是青年男女的爱情！深秋不但是庄稼成熟的季节，对青年男女来说，也是爱情最甜蜜的季节。当太阳下山，田里收工的时候，甘蔗林里就钻进一双双的男女青年，并肩摩耳，和心上人絮絮叨叨倾诉衷肠，向对方唱“赞美诗”，憧憬着未来美满幸福的生活。谁要有机会看到这诗情画意的生活美景，准也会高兴地为他们的生活祝福，露出会心的微笑！

有道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婚女嫁，本也是自然规律。可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爱情被划为禁区，哪怕是一对恋人，见面的头一句话照样是：“老三篇”有没有背得滚瓜烂熟？元旦、五一、七一、八一、国庆五大节日“两报一刊”社论学习得怎么样？“三十七条”语录背熟了多少条？否则，这种爱情就不是“突出政治”，就不是政治挂帅。用“推理法”推一推，就是资产阶级的爱情，客气一点，也无妨叫“小资情调”。例如，我们的主人公“好好”和“资资”，在一九七五年深秋就是去甘蔗林里“约会”，被“执法如山”的工作队员小宋发觉，在群众大会上点名，又叫上台去，先问“好好”：“你对政治夜校抱什么态度？为什么老是不上政治夜校。”

“好好”连连回答：“好好！”

“什么好好？你不讲真话嘛！共青团员，对党不讲真话。”比“好好”也不过大三几岁的小宋非常生气，好几条“小蚯蚓”突然出现在他的两鬓和太阳穴！他指的“对党不讲真话”，大家一听都明白指的是对他小宋不讲真话。

听小宋一上纲，好多人都替“好好”捏把汗。因为这事一旦经工作队或革委会作出结论，那就有办班、隔离审查的危险。“资资”小声道：“好好”回答：“是有那么两次，一次是他在写赤眼蜂治甘蔗螟的笔记，一次是他到新收割的晚稻地里捉稻根里的越冬螟虫，做培植细菌试验。”

“资资，闹不着你插嘴！”小宋一拍桌子，把桌面上那只用绿色塑料线网着的鱼肝油瓶子都震到台下。

“好好”忙俯下身子拣起来，放回桌面。小宋又一拍桌子，瞪着眼对替他拣茶缸的“好好”说：“搞什么细菌试验，资产阶级细菌早就侵袭到你脑子里、肝脏里！同志，没有远大政治目标，搞什么细菌？你要是离开了路线斗争，即算你是增产了，但给走资派牛鬼蛇神掌了权，你增产越多，犯的错误越大。”

迷信小宋的大队“理论辅导组”的小青年被感动得鼓掌了，不懂这些深奥理论的社员听得晕头转向，“好好”一伙“科研迷”听得啼笑皆非，笑不敢笑，驳不敢驳。

“‘好好’，你把列宁同志关于小生产那条语录背给大家听。”小宋声音降低了，拍了拍“好好”的肩膀。

“好好”摇摇头，傻着眼笑，“现刻，我背不出来，好，好，我今晚回去背！”

一九七五年，“四人帮”提出的“穷过渡”政治主张甚嚣尘上，在全国大抓“新生资产阶级”。好多盖了间把瓦房，搞了点家庭副业，养了点三鸟牲口的基层干部社员（包括犯了点错误的人）都被当作“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横扫。他们抓住毛主席加强无产阶级政治学习这句话，编了一套“语录”。其中一条，要老人小孩都能背。

“小生产是经常地、大批地、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产阶级。”

“好好”背不上来，比较急性的“资资”自告奋勇。却又偏偏把“每日每时地”这重要字眼漏掉。

小宋挖苦地说：“资资，别逞能了，别逞能了。以后再也不

准你们散播资产阶级的流毒！”又在会议结束时大声宣布：

“念此事属初犯，从轻处分。罚扣‘好好’和‘资资’十个劳动日，团内批评教育。下不为例。”

我的天，且别提经济损失，光拉上台挨批也够羞死人了。还说是“此属初犯，下不为例”。吓得那些当家长的心里打鼓敲锣，回家把孩子叫来训斥一通：“批斗‘好好’的大会你害怕不害怕呀，千万不要男女成双往甘蔗林里钻。挨批罚扣可是一万个划不来。”那些小子、姑娘虽不服气，但青头少年，黄花闺女，自尊心强，受不了在大庭广众中被扯臊皮。加上此事要扣罚劳动日，损害经济利益，双方父母都不干，便给自己子女施加压力。好长的日子，甘蔗林的傍晚只有晚归的鸟雀和快要进入冬眠的唧唧秋虫，情景相当荒凉。

二 “好好”落户

“好好”名叫梁敦豪。高中生，父亲是地委宣传部长。因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文革”期间被打成“阎王殿”，被砸烂，地委宣传部当然也是地区的“阎王殿”，照样被砸烂。梁部长成了地委的大阎王，早被解放了的小鬼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喊口号时说是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可查来查去，叛徒、特务他沾不上，“走资派”罢，摆不出什么材料，何况，比他职位高的也有不少出来工作的。要打倒他的人心里明白：“永世不得翻身”不保险。于是死死抓住“阎王殿”做文章，不让他出来工作。并把他身边的儿子梁

效豪送回农村。

离别前，父亲问孩子：“欢送你下乡回老家，你心里会不会埋怨投错了胎，思想上不愉快？”

儿子高兴地说：“我真的很愉快！”

“我想，一个人真要有出息，总得到枪林弹雨中钻一钻，在机油或泥巴里滚一滚。”父亲用手摸一摸开始秃顶的天灵盖，看来心平气和，而内心却相当激动：“而今我的工资全冻结了。除了伙食，每个月只有十元零用，我这老烟虫还不够买烟抽。我有什么东西送你呢？想来想去，我还是给你念一条毛主席语录最合适——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语云，有理不在多。父子之情，外露给人的感觉好象在和陌生人谈话，甚至冷若冰霜，其实，炽热的血肉之情却在他们之间每一根血管里奔流。

梅塘村因为一靠公路，二靠县城，另外也有吃干饭的习惯，因此，常年都住有工作队。土改时的村农会会长，“文化革命”被打倒，最近才复职的党支部书记黄忠，现刻犯着肺气肿。工作组好话劝他多休息，而实质上是夺了权，继续叫他靠边。

老支书和“好好”的父亲梁部长是老朋友，“文革”前每次去专区开会，老支书都会抽空看“好好”一家。“好好”从小就伶俐听话，热情好客。老支书很喜欢，每次进城都给“好好”带斤把柿花干给他。“好好”也就更加喜欢黄伯伯。

“叫什么名字？”一次，老支书抱过给他拉小板凳的小

主人问。

“效豪！”小主人用并不流利的普通话回答。

“什么？伯伯没有听懂。”老支书问道。

“叫效豪。效果的效，豪杰的豪！”孩子的父亲也就是宣传部长替儿子回答。

“多撇嘴，洋里洋气的。我给你起个名字，叫‘好好’算了。”老支书显得固执，但也看出他和“好好”一家的关系。

“我赞成！”部长笑了。

“你呢，嫂子小郭同志？”老支书又问。

“这多亲切，我还不拥护！”孩子的母亲郭美高兴地说道。

“我也拥护！”好好举起一只白嫩嫩的手，“我叫好好，好好听毛主席的话，好好读书……”

“也要听爸妈的话，你爸妈是好人、好同志。”老支书把孩子搂得紧紧。

“对，听爸爸的话，听妈妈的话，也听伯伯的话，好好要做好人！”伶俐的孩子一张嘴巴真甜。

从此“好好”就这样叫开了。

“好好”回乡后，第一件事就找到老支书，亲热地招呼：

“黄伯伯，好好向您报到来了。”

“好好，我的孩子，爸爸妈妈身体好吗？”老支书把身旁长得英俊的小伙子拥在怀里，然后又捧着他的脸，细细端详，高兴得淌下泪花。

“爸妈都要我问你好。”好好深情地回答，“我想，我就住在你家好吗？”

“你说什么？孩子，多久时间我都想念你，想念我的好好，让我再仔细瞧瞧！”老支书话里颤抖，双手也颤抖。

“我就住在你家，你天天都可以看见我，我哪里也不走！”好好安慰着老人说。

现在，老支书听清楚了，“好好”想住在他家里，和他挺亲热哩。患肺气肿的老人，“文革”这八九年天灾人祸都降临在他身上，老伴和独生女儿都在前几年病死了，孑然一身，无依无靠，老人多盼望好好能住在他家。

“你不走啦，你要住在伯伯家，我多高兴啊！可是，孩子，此事我做不了主，我要问工作组、问宋同志。”老支书拍着好好的肩膀，惆怅地说。

“什么？这事你不能作主，要问工作组？”好好不明白地问。

“走！孩子，找工作组去。”老支书没有再向好好解释，把他领到一座小回字院子里。

小宋正在召开政治夜校辅导员会议。他说：“三十七条语录，要讲透关于批判小生产那条，什么五边地啊，家庭副业啊，都是小生产的温床，资产阶级的土壤。上了辅导课，就要联系实际讨论。自己动手割尾巴，不自觉的，经再三教育，就组织扫荡队，扫五边地的香蕉瓜菜，撒农药毒乱放的家畜……”

“小宋同志！”老支书带着好好闯进来了。

“我们正在开会哩，有什么急事呀？”小宋不耐烦地问。

“这是梁效豪，从城里下乡落户。”老支书嗫嗫嚅嚅地说。

“什么梁效豪？我只知道中央有一个梁效，是个大学问家。不承认哪里再冒出又一个梁效。”小宋一脸怒气，“这名字，不得滥用，要改。”

“那也好。他小名叫‘好好’……”老支书顺水推舟说。

“什么好好不好好，你怎么连他的小名也知道。”

小宋追问道。

“他父亲是本乡人，文革前任地委宣传部长。”老支书进一步解释。

“宣传部就是阎王殿。文革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宣传部，就是大大小小的阎王殿。各级宣传部长，就是大大小小的阎王。什么好好不好好，效豪不效豪，阎王太子是啦！来了，就认真改造世界观，不要象今年春来的城市姑娘‘资资’一样，老散播城市的香风臭气。”小宋一脸严肃，对面前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回乡青年发表演说。

“他想住我家里。”老支书提出这次见面的主题。

“不可以，老黄，这种新的裙带关系，不符合党的作风，也不利于他的思想改造。把村东那座圈牛的烂屋子收拾一下，把他安排在那里去住。”小宋一挥手，果断地说，“就这样决定，去吧！”

从此，好好开始了他受一部分人歧视，又受很多人关心、同情，充满甜、酸、苦、辣的农村生活。

三 “资资” 这外号

真是无巧不成书。在梅塘村被改名的，还有一个下乡女青年枝芝。枝芝原也是干部子女，她父亲叫黄耀光，是一个市的环境卫生管理局副局长。在“四人帮”走后门成风的那年头，环管局除了公厕里的粪屎值钱外，真是个懒得叫人瞧一眼的部门。枝芝上不了高中，就业也没门路，便报名下乡落户。分配到梅塘村插队。

她歌喉很好，下乡时又带了一架长江牌的手风琴，人又长得满俊俏。收工的时候，手风琴一拉，居然也吸引了不少青年男女，房子里挤不下，就到门口晒谷坪里。山村的“音乐会”，和大自然拂荡的轻风，韩江河的欢唱一样和谐。

她劳动好，人缘也满好。这里是公社甘蔗主要产地。年轻的姑娘正在培养赤眼蜂治甘蔗螟虫。她的心愿和行动得到老支书黄忠的支持，姑娘也体恤这个连年惨遭天灾人祸的肺气肿老人，常给他挑水送柴火。她和好好见面，也是一个给老人送柴火，一个去帮他洗被帐时认识的。也许都是“天涯沦落人”，也许两人有共同的理想，两个人逐渐从陌生交成朋友。

“资资”原来叫枝芝，后来也被小宋改了名。枝芝一落户，就被小宋看中了，他想尽办法接近。例如个别谈话，大